

玉淵潭賞櫻



學勇

三月下旬到北京拜訪海先、曉君夫婦。他們住所離玉淵潭不遠，適逢玉淵潭公園舉辦第三十五屆櫻花節，便邀我一起去賞櫻。我雖生在北京城，二十幾歲才離開，卻從沒到過玉淵潭——在我小時候那裏算比較偏僻的地方。離開北京後偶然讀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寫他在玉淵潭散步，邂逅一位五十歲上下的養蜂人，每年都去南方過冬，到了春暖，再往北翻。在四川新繁縣他結識了一位比自己年輕很多的女子，情願跟他一起放蜂，二人便結為夫妻，哪裏有鮮花，他們就往哪裏去。該篇文章不長，汪曾祺以恬淡清雅的筆調，點染玉淵潭寧靜優美的景色，描摹放蜂人灑脫自由的生活，將一幅美麗的畫卷永遠留在了我心裏。

連日小雨後天氣放晴，藍天白雲陽光明媚。沿河邊朝玉淵潭走去，曉君告訴我那河便是永定河引水渠。微風迎面吹來，海先身穿夾棉外套還戴着帽子，卻一個勁喊涼。我一面尋思蘇東坡「春風料峭羊角轉，河水渺綿瓜蔓流」的詩句，一面寒噤連連，身上的薄羽絨服早被風吹透了。

踏進公園大門，才走沒多遠便看到一片一片的櫻花，有白色的，像碧空流雲，也有粉紅的，如天邊霞影。美麗的花兒是不是可以溫暖人心呢？我和海先都不再感覺冷了。

賞花的遊客真不少，取景拍照常需耐心等待先來者走出鏡頭。我驀然想起了汪曾祺邂逅養蜂夫婦的場景，整個園中好像只他們三人一樣。汪曾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七個年頭，玉淵潭在他生前果然是那般清靜嗎？海先說，再過幾天這裏的櫻花會開得更旺，園中將是人

山人海，摩肩接踵。他問我汪曾祺在玉淵潭的什麼地方遇到了那對養蜂夫婦，這問題我卻回答不出，文字中也沒有交代。其實我之所以來玉淵潭，就是想走一走汪曾祺散步的那條路線。如何才能找到它？

我有點兒轉向，只能跟着他們朝前走。良辰美景，賞心悅目。一方豎寫了「櫻花園」的紅字石刻矗立在湖畔，由書畫大師關山月親題。不遠處又見一方橫寫着「櫻棠春曉」的綠字石刻，由著名女作家冰心親題。

一路上都沒看到有人養蜜蜂。來到公園出口附近，曉君帶我去看另一幅石刻題字：「這櫻花一堆堆一層層，好像雲海似的，在陽光下，緋紅萬頃，溢彩流光……」也是由冰心親題，我的心也隨着那些文字飛回到「雲海」中去了。

海先問起汪曾祺當年的住址，我回答在甘家口一帶。於是他說我們賞櫻僅僅到了玉淵潭的西北角，而甘家口在公園的東北方向，他推斷汪曾祺散步大概只走了玉淵潭的東半部。

從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玉淵潭公園總面積一百三十二公頃，水上面積近六十公頃；汪曾祺寫養蜂人的那篇文章，標題為：「玉淵潭的槐花落了」。他還在《玉淵潭的傳說》一文中寫道：「繞湖邊長堤，轉一圈得一個多小時。湖中有堤，貫通南北，把玉淵潭分為西湖和東湖。」看來他當年散步好像是繞了全湖，並非僅僅在東半部。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三年，汪曾祺一直住在甘家口，去玉淵潭散步、邂逅養蜂人都應該是那一時期的事。一九八九年玉淵潭公園開始舉辦櫻花節，那時汪曾祺早已搬到了十幾公里外的蒲黃榆：他不一定賞過玉淵潭的櫻。

到了玉淵潭，賞了櫻，還走了一段汪曾祺當年走過的路：我感覺自己十分幸運。

「爆改」



文秉懿

最近在網上見到「爆改」這個詞，覺得新鮮。「爆」這個字令我立即聯想到爆炸、爆發、爆裂之類詞語，總之就是力量強大，而且帶一點暴力。「改」，改變是也，倒是容易理解。莫非是某人某地歷劫之下，弄得面目全非？

不過看下一附上的照片，卻是美男子的俊俏臉，跟劫難拉不上關係。既然照片中人悅人眼目，當然先欣賞一下，然後閱讀文字。讀過文章，原來俊男的真身是貌不驚人的男藝人。化妝師鬼斧神工，視頻為證，記錄改造過程，並無造假。

我仔細觀察，再三比較這些男藝人變身前的照片，幾乎無法找到任何相似之處。這幾個人「爆改」主要依靠神乎其技的化妝術，不，不是化妝術，簡直是小說裏描

述的易容術，甚至是詭異的畫皮術。親身看到的真人未必是真，什麼是虛，什麼是實，分不清楚。看到這些成功的例子，我也蠢蠢欲動，希望「爆改」一番，拍下照片，以留下美好回憶。不過回頭就冷靜下來，我並非依賴外表賺取生活費，也不需要做宣傳吸引大眾注意力，進行這種改裝，根本毫無意義。不過，我的確有需要進行「爆改」，改變的不是外貌，而是性格。小過要小改，大過要「爆改」。

我把自己犯的毛病定性為大過。比如約會遲到，脾氣暴躁，屢勸不改；更糟糕的是我近年來越發懶散，日夜捧住手機，不是看無聊視頻，就是玩遊戲。放縱的結果是眼睛疲勞，精神萎靡不振，關節和肌肉痠痛，甚至有時把工作耽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明白道理，但是拒絕踏出第一步，永遠是空談。

我要「爆改」，戒除壞習慣。

春色分明



李丹崖

微雨夜來過，春草幾寸瘋。清晨醒來，推窗是滿鼻孔的青草氣撞進來。草色遙看近看一般面貌，盎然的綠，如同畫家的油彩盤裏被轟然炸開，滿世界都是。此刻若在舊時長安，馬蹄疾疾，球杆揮動，王公貴族們個個簪楊戴柳，環佩叮噠，衣袂飄香，馬匹過處，踏出草漿點點，亦是絕好畫圖。

舊時春日，綿延至今，似乎沒有太多改變，時光更迭，王朝更替，不管草木什麼事情，草且綠它的，樹且茂它的，河水潺潺，是亙古的清激。此刻，行走在吾鄉的百草園中，觸目皆是芳草，我是個幸福的人，至少比古人是。古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我可以步步皆有，這富足的春日。百草園裏，已經有早開的蒲公英，燦黃朵朵，似擎着一個小小的向日葵；車前草寬大的葉面，在陽光下，有着近乎蠟質的光澤；飛蓬草黃中帶紅，蝴蝶棲息花心裏，一晌貪歡；薺菜老了，已然開花，這春日裏養胃的好滋味，此刻變成了養眼……

春色分明，不妨看水。水在春陽下，流動碎銀樣的波光，看得讓人神往。自古以來，恐怕再也沒有時光和水流的氣質最相像了，春水流，好時光，吾鄉澗河之內，錦鱗游泳，岸邊水草搖曳，堤岸的另一側，農人在田間安逸勞作。田間，是蔥綠麥苗清新的氣息，田埂上，放着一隻茶壺，壺內是鄉人特製的竹葉茶。竹葉是新從竹園裏採下來的嫩竹葉，溪水洗淨，井水沖淋後，放在鍋中煮五分鐘許，滿鍋碧湯，竹香四溢。吾鄉不產綠茶，卻多竹林，嫩竹葉煮水，這滋味，



自有高格，絲毫不比四川的竹葉青（一種形似「竹葉」的綠茶）和蒙頂甘露差。芍藥已經從土裏拱出來，幽紫一團，芽芽蜷縮着，有春日裏的困意，昨夜的一場雨，伸展了拳腳，再過幾日，幽紫的芽變成了草棵，草葉一片葳蕤之後，靜待五月花開。牡丹似乎更茁壯一些，比芍藥出土得早，也比芍藥開花得早，單論花的姿容，芍藥和牡丹是不相上下的，只不過牡丹「出道」早一些，當了花王，芍藥屈居花相，如此而已。

緣河行，桃花醉春風，臨岸有一座鎮子，產一種叫「桃花醉」的酒。真是好名字，人喝醉了，臉頰枝上，飛駐兩片桃花，粉紅可愛。桃花醉我喝過，飲少甘甜，再飲如蜜，多飲則醉。同行踏青的一位老兄喝多了桃花醉，拖鞋作枕，睡在橋頭，微風拂拂，春陽正好，真是好愜意。

沿途多柳，柳枝已青，陽光好處，柳穗已出。少年時，喜在柳浪深處聞鶯啼，亦喜折柳擗作短笛來吹，小笛清脆，大笛吹到麻木震唇，卻有不一樣的聲場，搭配這個春日的鳥鳴，臨側的流水如弦，這春日裏的管弦樂。柳芽可入饌，舊時，鄉人喜在春分左或右採下柳芽，焯水，與雞蛋和麵糊糊一起，煎柳芽餅來吃，青苦中有回甘，餅在盤中，青點點、黃燦燦，春餅如是，當屬春餅之首。

春壤鬆軟，踩上去如麵包一般。雨水滋潤下的土地，春陽照射，春風融入，草蟲拱動，草根開疆破土。人在被撓癢的情況下，全身最鬆弛，此刻的春壤，被春陽、春風、草蟲、草根一起撓癢，難怪如此喧騰。忘了哪位詩人所說，春壤是地上的雲，天上的雲是黑白兩色，地上的土地，可紅、可黃、可黑……五彩斑斕，天上的雲不生長作物，地上的春壤還可培育五穀豐登，實在是接地氣的更肥沃，最踏實的最可貴。

工廈愛塗鴉



香港中通社

工廠大廈林立的黃竹坑，一座座老舊的大廈外牆畫着各式街頭塗鴉，粗獷中透着細膩，散發着迷人的藝術氣息，是文青「打卡」的好去處。



用油畫筆畫水墨的音樂家



海龍

二十年前寫《哥大與現代中國》一書時，由於出版社搶時間結稿出版，我沒能來及訪談周文中和李政道兩位先生，一直引為憾事。這個遺憾因近日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周文中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音樂會彌補了。

對於李政道，相信很多讀者皆耳熟能詳，但誰是周文中也許大家尚有點陌生。他是誰？這可能是大家會脫口而出的問題。其實，周文中的貢獻一點不遜色，世界著名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曾盛讚他是最早將東方音樂的旋律和節奏導入當代西方音樂界的作曲家之一。同時，周文中還是最早在美國名校榮任音樂系主任並掌管藝術學院教務的華人。他一生致力於在西方傳播中華文明並取得豐碩成果，是當之無愧世界舞台上的一位中華文明和藝術的播火者。

周文中在哥大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他原來專業是土木建築，一九四六年來美時被耶魯大學建築系全額獎學金錄取，但他旋即轉讀音樂。後來他成為了聲名顯赫的現代作曲家埃德加·瓦雷茲的入室弟子，與大師緊密合作多年，並致力於保存和校訂瓦雷茲作品。周文中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培養了大批傑出的優秀音樂家和音樂教育人才，其中包括奧斯卡獎得主譚盾、普利策大獎得主周龍、古根海姆獎得主陳怡及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盛宗亮、多部電影提名獎得主瞿小松等。除華外，他的歐美弟子在美國高校音樂學界亦成就卓越，是今天傳播其音樂思想的中堅。周文中一生在歐美也獲獎無數，他的作品大部分在成立於一八〇〇年、世界上聲譽最隆的萊比錫彼得斯樂譜出版公司出版。

這個春天的周文中音樂紀念會堪稱紐約的一場文化盛事，主辦方邀請了這個領域的權威學者和評論家光臨盛會，來研討並感受周文中一生的文化業績。

紀念演奏由著名的Continuum樂團演出。音樂家們演奏了周文中一生中

最具代表性的傑作。演奏由他創作於一九五六年的《商調》開篇。這是一部比較宏偉、撼人心魄的作品，它是周文中早期用西洋樂器來闡釋中國古代音樂的一種嘗試。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巧妙運用中國古典調式的轉換展示了傳統中國音樂的豐富變化性。這部作品也被譽為是一部中國民族音樂理論與西方當代音樂相融合的典範佳作。作為非音樂專業的聽眾，我們聽到的是一種遙遠的神秘、輝煌和震撼。周文中用西方音樂語言傾訴鐘鼓鼎鳴、鑼鈸迸發的和聲和共鳴效果；其間又似乎夾雜着木魚和梵音的繚繞以及遠古玉石鉢罄和青銅的合奏，背景裏不時溢出原始的埙及牛角號的低沉。幕地，一聲鑼鼓和鑼音讓你心頭一顛；把你拉回現實旋又推向遠古。這種激盪和一波三折使人不能不發思古之幽情。

周文中充分利用西方樂器的優勢，打擊樂器沉渾莊穆，木管樂器詭譎飄忽，弱音號和豎琴如泣如訴，而鋼琴則忽而瀏亮忽而以琶音渲染。巴松、雙簧管在哀怨訴說，長笛嗚咽，短笛則時而清脆嘹亮地一撥，刺破了熾微前的暗夜。這《商調》堪稱美輪美奐，據報當晚的演出是它在美國的首演，馬上博得了開門紅頭彩。

旁邊觀眾席有人讚嘆：沒想到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有人創作出了這樣攝人心魄的現代西方中華音樂！緊接着，樂團演奏了周文中一九六五年創作的《漁歌》，它以古琴曲為基調抒寫情懷，曲風很魅惑且有富撲朔迷離效果，同樣讓人印象深刻。第三曲乃周文中二〇〇七年創作的《霞光》，它明顯受到了中國明末山水畫的影響，通過黑暗中的光束、黎明的曙色和霧中樹石以及地平線上的升起這四個樂章來描寫哈德遜河谷

晨靄和光色變化交織的迷幻效果。移古人之情於美洲景色、情景交融，呈現出一種似真似幻的奇效。

下半場是周文中一九五七年創作的《柳色新》和二〇〇九年作曲的《頌松》。它們皆極為充沛地展示了傳統中國音樂跟西方現代音樂奇妙且有機結合擊撞出的完美效果。聆聽這些美妙的音樂使我有如沉浸到昔日電影《末代皇帝》和《臥虎藏龍》中的氤氳中——原來它們的樂音和師承其來有自，真使我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感嘆和慨嘆。除了音樂，周文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異常感興趣，他對中國書法、水墨畫和詩詞都有很深造詣，並把這些因素糅進了他的音樂語言。他像是一位用西洋繪畫工具繪製中國水墨畫的音樂大師，把聽覺語言轉換成了優美的視覺形象。用油畫筆盡情揮灑寫意，向西方展示着中國古典音樂的魅力。

演出中場，紀念會組織了由彼得斯樂譜出版社原主編邀請周文中的學生、研究者和他的兩個兒子來現身說法，介紹他的作品、研究狀況以及書本和舞台以外的周文中，讓觀眾更加貼近理解這位偉大的作曲家。

周文中不只是在學界有崇高威望，也對高等教育和國際文化交流非常關心。他曾輔助新生代一批卓越的年輕中國音樂家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赴美國留學。他也於一九七八年創辦中美藝術交流中心，在中國舉辦長達十五年的藝術教育計劃。自一九九〇年開始，周文中跟鄧啟耀、周凱模等合作，致力在中國雲南策劃文化保護與發展項目，為中國民族藝術走向世界作出卓越貢獻。他們當年播下的種子今天已經蔚然成林，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周文中紀念音樂會現場。 作者供圖